

98岁华裔作家聂华苓：(中)

我还住在爱荷华，我很好

聂老师一遍遍问我们叫什么名字、从哪里来、为什么在这里。我们就一遍遍回答。她让我们把名字写在纸上，以防忘记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又问我们叫什么名字、从哪里来、为什么在这里。当然是因为您！

为什么因为我呀？聂老师笑容可掬，好奇地看着我。

因为您的IWP呀！我说。没有您创办IWP，我怎么会在哪里？

好，好！聂老师更高兴了，说希

望你在这里开心。

那天回去，朱和之说他哭了一场，因看到聂老师的记忆已大不如前，让他想起他的老师。我安慰他，这是正常的，聂老师并没有失去她的豪爽和热情通透的个性。

当晚放映电影，IWP工作人员娜塔莎选择了《三生三世聂华苓》。电影里许多情节我在她的自传里读到过，在大银幕上看到，还是非常震动。一个人的简历可以几句话短短写完：聂华苓，1925年生于武汉，湖

北应山人；1949年到台湾《自由中国》半月刊任编辑，直到1960年停刊；1964年赴美定居；1967年创办国际写作计划，被誉为“世界文学组织之母”……但是，她的胸怀、向往，在历史中的喜怒哀乐，只能用文学和艺术的方法来展现，需要另一个有共同心境的人来聆听、阅读。

再次去聂老师家做客时，晓蓝老师拿出一本2022年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《沈从文评传》。沈从文是聂华苓最喜

欢的作家之一，这本书于50年前用英文写就，中文版增补了一些内容。书中写到，1980年4月，聂华苓和丈夫到北京，看到沈从文后，她跑过去不断地叫着：“沈先生，沈先生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！”

十月底，爱荷华进入金秋。晓蓝老师给她的“王叔叔”——诗人痖弦打电话。痖弦是最早一批参加写作计划的华人作家。聂华苓在《三辈子》里写道：“痖弦的诗悲凉透着诙谐，跌宕起伏，呼应成趣，极富戏剧性。他朗诵诗，声音醇厚，荡气回肠。耳边仍然回荡着他朗诵的《红玉米》……”

电话一接通，痖弦的声音宏亮又放松。我是那么兴奋，我想让痖弦知道，我对他是多么喜爱。我们聊起他和洛夫、张默办的诗刊《创世纪》，还有闻一多和艾青。我问他，您有什么喜欢的同代诗人吗？痖弦说他有个河南老乡写得不错，叫苏金伞，然

后在电话里念起了苏的诗。

聂老师拿过电话，说：你猜猜我是谁？

痖弦说：你的声音听着很熟悉。

聂老师：你猜我是谁？

痖弦：你的声音比你年龄要老。

聂老师：我是华苓。

痖弦：你是我的恩人啊！

七姨(聂华苓的小妹)拿过电话：你猜猜我是谁？

痖弦：一听我们就是同代人。同代人做的梦都是一样的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。

几次相聚，聂老师从书里的传奇成为我们身边亲切的长辈。

但传奇就是传奇，她瘦小的身躯中蕴含着无穷的能量，带给我们关怀和爱。

琥珀时刻

文/七堇年(作家，著有小说《大地之灯》《平生欢》等)

“我们去看看老爹吧！”晓蓝老师一时兴起，我们一口答应，如同一场临时的郊游。



聂华苓与参加2022年爱荷华国际协作计划的华语作家春树、七堇年、朱和之(前排从左至右)合影。后排为王晓蓝(左)和国际协作计划工作人员娜塔莎。(受访者供图/《中国新闻》报发)